



徘徊解忧杂货店
回首北洋大时代

云 外

《单身》



[美]克里斯托弗·艾什伍德著, 宋瑛堂译
南方出版社

这是一段失去挚爱, 永远无望被理解的故事。1962年的美国加州洛杉矶, 中年英语教授乔治和爱人吉姆相恋16年, 然而, 死亡和爱情, 都没有办法预料, 也没有办法改变, 突然间的一场车祸夺走了吉姆的生命。幸福的日子一旦有过, 就难以忍受不再有, 这世界俨然变成了一座可怕的纪念馆, 每处都是心碎的遗址, 沉浸在悲伤之中的乔治难以自拔, 而这一天也许将成为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本书是荣膺奥斯卡、金球奖、金狮奖、英国学院奖的电影《单身男子》原著小说, 克里斯托弗·艾什伍德更是受周恩来、宋美龄推崇的文学大家。

《解忧杂货店》



[日]东野圭吾著, 李盈春译
南海出版社

僻静的街道旁有一家杂货店, 只要写下烦恼投进店前门卷帘门的投信口, 第二天就会在店后的牛奶箱里得到回答; 因男友身患绝症, 年轻女孩静子在爱情与梦想间徘徊; 克郎为了音乐梦想离家漂泊, 却在现实中寸步难行; 少年浩介面临家庭巨变, 挣扎在亲情与未来的迷茫中……他们将因恶写成信投进杂货店, 奇妙的事情随即不断发生。生命中的一偶然交会, 将如何演绎出截然不同的人生? 该书是《白夜行》后, 东野圭吾最受欢迎作品, 不是推理小说, 却更加扣人心弦, 出版当年即获中央公文文艺奖。东野圭吾这次选择的, 是生活中最平凡的片段, 通过书信这种已渐渐淡出人们生活的交谈方式, 人物依次登场, 精巧的结构让温情、惊喜与感动悄然渗入读者心中, 回味无穷。

《北洋大时代》



陈 钦孝
长江文艺出版社

除了“军阀混战”, 北洋时代发生了什么? 这一时期, 颁布实施了第一部民主宪法, 第一次在亚洲实现真正的民主选举; 这一时期, 社会氛围自由宽松, 人民有广泛自由, 观念上百花齐放……在《北洋大时代》中胡适、傅斯年、杨度、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林徽因、梁思成、辜鸿铭、严修、严复、杨荫榆、即力子、马一浮、梁漱溟、虚云大师、弘一大师等一登场, 他们既是筑梦者, 更是追梦人。他们不做空想家, 而是勇于实践, 勤于探索, 务实创新, 筚路蓝缕, 为实现国家与民族复兴的梦想不懈奋斗。在作者看来, 这一时期, 社会精英的中国梦从乌托邦式“理想希望”型逐步转入“务实创造”型、“平等共享”型、“回归文明”型以及“自由宽松”型。

活动以“繁荣音乐文化市场, 打造当红歌坛网络巨星, 丰富网络音乐文化内容, 创立网络音乐演艺新舞台”为目的, 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优秀歌手、歌曲参赛。活动将在北京、哈尔滨、济南等地展开选拔, 所面向的人群为网络歌手、独立音乐人等。与此同时, 中国网音乐中国频道也正式上线。

45周年之际在法国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中国美术作品展。再次联手, 恰逢中法建交50周年。本次展览是以中国水墨这一传统艺术形式向法国民众展示中国美术家们的中国梦。美术家们运用线条的刚柔强弱、快慢虚实墨色及色彩的浓淡干湿, 以勾、皴、点、染等手法借景抒情, 表达对人于自然、人于社会及人性本身的认识。(法明)

它是成千上万打工诗歌作者用汗水和心血换来的成果, 也道出了中国 2.5 亿之多打工者的辛苦岁月与心灵观照——

打工诗歌, 那些漂泊在路上的文字

周 倩

73 名作者, 207 页纸张, 3798 行诗歌, 历时一年, 一本《2013 年中国打工诗歌精选》凝结了 2000 多名参赛选手的 3 万多首诗歌的精髓。它是成千上万名打工诗歌作者用汗水和心血换来的丰硕成果, 也道出了中国 2.5 亿之多打工者的辛苦岁月与心灵观照。这本诗集没有富丽的装裱, 没有精致的书封, 却吸引了不少诗歌大家的青睐。

《诗刊》原主编叶延滨说: “向所有创造生活的人致敬。无论是用墨水还是用汗水, 都创造着这个世界的美。”《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说: “他们有过的泪水、喜悦、疼痛, 那些辉煌或者卑微的念头, 被月光照耀, 在诗歌之中闪烁永恒的光芒!”

历史从他们笔下升起

台湾著名诗人萧萧曾说: “现实主义者坚信: 文学是与土地‘骨肉相连’, 与人民‘血肉相关’的道德志业。”北京大学教授谢冕认为: “我们所谈论的诗歌, 就是谈论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事。”笔者无意把这两种观点相加, 但在《2013 年中国打工诗歌精选》中, 却看到了天然的合成。

他们曾经是农民, 为了生存, 背井离乡, 在城市里他们是外乡人, 在工棚中他们被叫做“农民工”, 他们见证了一个时代的伟大变革, 他们用笔记录了这段痛苦与希望并存的历史。据统计, 中国有 2.5 亿甚至更多的农民进城务工, 打工诗人的出现即是这个时代必然的产物, 他们用文学记录的不仅是他们的梦想, 也记录着他们的生活。因此, 打工文学是一种文学, 更是一份特殊的精神记录。

夏爱华

汪国真, 一代人记忆深处的名字。他的名字与诗歌曾是那样地紧密相连。

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 年轻人在中掀起一波“汪国真热”。1990 年汪国真的第一部诗集《年轻的潮》出版, 当年此书连续 5 次印刷。他的诗歌昂扬向上, 积极而又超脱, 是当时少年月光下的踟蹰, 睡梦里的徘徊。是朦胧初恋晶莹的雨滴, 是绽放于心灵深处的纯洁的友情之花。

那时, 正值青春年少的我, 异地求学。孤独中的最大慰藉, 就是抄录汪国真的诗。一首一首, 极其用心地用各色彩笔抄写。漂亮的笔记本, 对任何人也秘而不宣。更深夜静, 一个人默默翻看, 心里在美好地憧憬爱情的光临。汪国真的诗给我的感觉, 就是那种情窦初开的情怀。

汪国真的诗, 大多不长, 轻快, 温馨, 朗朗上口, 诗意可爱。许多诗我都会背诵。所有的诗中, 我最爱这一首《热爱生命》: “我不去想

今夜重读汪国真

是否能够成功,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 既然钟情于玫瑰, 就勇敢地吐露真诚。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 既然目标是地平线, 留给世界的只是背影。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 只要热爱生命,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短短的一首小诗, 涵盖了人生的所有内容: 事业、理想、爱情……坦然地表露心声, 坦荡的一腔赤诚。我常想, 唯有纯洁的心, 才能写出这样美好的诗。

岁月如流, 在坎坷中一路走来, 我风雨兼程, 年已不惑, 经历了风霜, 有了阅历, 以一颗宁静的心, 在一个美丽的秋日清晨, 与汪国真的诗再次相逢。

精美的诗集静静地置于书店的书架上, 有点落寞, 但静谧而安详。珍惜地捧读它, 我与我的青春时光无声交汇。那些风一般掠过日子, 带着岁月的芬芳, 越过记忆的山冈, 画一般在我眼前静静地展开。我的如花美眷, 就那么清晰地印在人生旅途上。我曾经年轻过, 真心地爱过。而今, 蓦然回首, 却只剩下了自己。

一个人一个时代。属于汪国真的时代已经过去。就像少女的青春, 美丽的花只开一季。而我心中, 就在那个时候, 盛开了一朵善与美的花。汪国真的诗, 轻快, 稍带忧伤, 诗意, 有着人生的哲理。它就像太阳雨, 在阳光下闪耀着七彩的光泽, 每滴太阳雨都有着一年轻人的梦想。

今夜重读汪国真, 心中感慨万千。感谢汪国真, 让我青春的花朵格外绚丽地开放过。让我的心浸透了诗意的甜蜜, 以及对未来的向往。让我终于懂得了珍惜, 拥有了感恩的心。汪国真的这首《感谢》让我感同身受: “让我怎样感谢你, 当我走向你的时候, 我原想收获一缕春风, 你却给了我整个春天。让我怎样感谢你, 当我走向你的时候, 我原想捧起一簇浪花, 你却给了我整个海洋。让我怎样感谢你, 当我走向你的时候, 我原想撷取一枚红叶, 你却给了我整个枫林。让我怎样感谢你, 当我走向你的时候, 我原想亲吻一朵雪花, 你却给了我银色的世界。”

最感动我的一本书
征文



农民写诗离不开的就是土地, 《我从泥土里来》、《大地上的素描》、《每一粒种子都有光明的前途》、《抚摸村庄》、《看见大婶在砍玉米秆》……这些诗歌无一不透露出诗人的内心, 骨子里还是那个穿梭在农田里的庄稼汉。是时代的车轮将他们推向了城市的边缘, 于是他们又有了另一个身份, 装修工、小商贩、临时工、爆破工……在灯红酒绿的城市里, 他们被打上“农民工”的封印。于是, 他们的笔见证了繁华都市的另一面, 《南方工业区、非虚构纪事》、《斑驳的水泥印仿仿佛命运的污渍》、《看见打桩机在废墟上夯下沉重的感叹》、《我站在废弃的工地上》……

工地、工厂、工房, 包容了他们几乎全部的白天黑夜, 承载了他们太多的喜怒哀乐, 他们写诗, 更是在写自己的历史, 自己的生活。

他们讲述着真实的生活

星诗刊原主编杨牧这样评价: “打工诗

歌拥有诗歌最重要的元素——真, 他们的诗歌来自平民, 来自底层, 来自生活, 他们不是坐在屋子里面写生活, 而是本身就泡在生活里。打工诗歌是纯天然的文学生态, 没有任何添加剂。”

一本《2013 年中国打工诗歌精选》, 就像是一部真实的外乡人在城市打工的电视纪录片, 里面的每一首小诗都代表着一个甚或多个打工者的辛酸生活, 他们有的是苦中作乐, 有的是述说疼痛, 更多的是用白描为读者酣畅淋漓地展示他们的生活。

“在这机床前, 我正在不黑不白中行走/ 这分分秒秒的不确定, 让我的青春在油污中淡去。”泥文的这篇《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同于校园, 没有浪漫、天真的另类青春。他是一名来自重庆的设备维修工, 也是对未来怀揣梦想的青年。

“其实他们的明天就在这里像我这样/ 上租班房同居结婚生子。”在禾禾的《独居男人》

摘下有色眼镜看世界

穆克锋

以《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在网络上热络的周小平, 近一段时间在互联网上又一次引起了热议, 不同方面的意见势成水火。中国青年网刊文说, 与“肯定和嘉许相对应的, 是网络上的口诛笔伐, 甚至恶言相加, 他的文章被一次次拿来当作戏谑和攻击的对象。”《环球时报》更是明确所指: “自由派大 V 们……又一次对周小平发动了集体围攻。”

雷 达

已故作家贾大山近来颇受关注, 当然与习近平总书记的旧作《忆大山》的发表有关。我以前没读到过这篇文章, 这次读来感动不已; 完全没有尊卑、高下、官民的隔阂, 完全是真情的自然流露, 是心与心的赤诚相对, 是人格与人格的欣赏, 是对人才的由衷尊重, 令人想到高山流水谢知音般的境界。习近平总书记为贾大山三次落泪, 我读习近平总书记的文章, 也是眼热心酸。文中没有提到对贾大山小说的具体评价, 但我以为他必然是欣赏的。

贾大山的短篇小说在今天仍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但也是真的。这其实是我一贯的看法。2003 年 by 我编选的《百年百篇经典短篇小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曾三次印刷) 就收了贾大山的短篇一束, 包含《莲池老农》、《老抽》和《傅老师》三个短篇。2009 年由我主编的《新中国文学·短篇卷》又收了他的《干姐》。铁凝在新近出版的《贾大山小说精选集》的序言中说, 贾大山把目光伸向了他所熟悉的底层民众灵魂的深处, 他的故事构成了一个贾大山造就的世界, 在这世界里有乐观的辛酸, 优美的丑陋, 诡谲的幽默、愚钝的聪慧、冥顽不化的思路和困苦中的温馨。这是很中肯的评价。近日,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贾大山的《梦庄记事》, 贾大山的作品似乎在慢慢地热了起来。在我看来, 贾大山小说的审美真是存在的, 深藏的, 任何表面的价值和时髦的风尚都掠不去它。艺术并不与时间同步。

当年, 我接触到贾大山最初一批作品, 如《取经》、《三识朱默林》、《中秋节》、《分歧》等作品时, 就感到他的创作是有传统作依托的, 较多地保留了某些前辈作家看取生活的眼光和审美趣味, 具体说来, 就是“白洋淀派”和“山药蛋派”的综合影响。尽管流派的研究者



们一般把“白洋淀派”和“山药蛋派”分开, 说“白”更浪漫, “山”更土气; “白”擅写青年女性, “山”长于刻画老农; “白”更抒情, “山”更写实等等, 但也不无一点道理, 但我仍然认为, 它们是同一历史条件下、同一大气候、同一生活土壤上长出来的艺术果实, 离不开中国北部特有的气候、土质和农民革命的大背景。说贾大山的前期创作像“赵”(树理), 后期创作像“孙”(犁), 大约不是无稽之谈。他前期创作的思想意蕴其实是很集中的: 强调恢复实事求是作风, 婉讽假大空和极“左”思想, 批评唯上、唯文本是分的僵化、赞扬脚踏实地的干部作风。这类作品中的主人公, 往往使人联想起《李有才板话》中的那个“老杨”。

在贾大山的创作中, 罕有荒诞、变形、魔幻等繁复的手法, 它们多以素朴、明快、简洁的面貌, 按生活的本来模样呈现出来, 更多地显露出生活自身的美。凡是被横流的物欲、浮华的世风所眩惑的人们, 尽可以到贾大山的作品里去恢复一下感官的清新, 结识几个未遭涂污的灵魂。例如《花市》, 主人公是个叫蒋小玉的姑娘, 她上市卖花而购者甚众, 说明“原来乡下人除了吃饭穿衣, 他们的生活中也

中, 他们对未来抱有安居乐业的生活诉求, 他们渴望用半生的血汗和眼泪换来美好前程。

也许, 你会说这样的诗歌就像是大白话, 任谁都能说出一大串。不可否认, 由于他们的文学水平参差不齐, 有些诗歌的语言看起来还很毛糙, 但没有修饰的诗歌, 倘若承载了太多真实的内容, 那份沉重足以敲动读者的心弦。

笔者曾采访过不少打工诗人, 刚开始他

们不愿多说, 但聊起来却又止不住流露真情。“今天与作协两个副主席进行一番激烈辩论。他们叫我回头重新学习席慕容和汪国真, 说那是上世纪 90 年代的标杆。最气愤的是他们说一些文学期刊发表我的诗歌都是因为我沾了打工诗人称号的光, 以前在家里时有什么活动都是他们去参加, 但是他们向领导一提到我就是说农民诗人、打工诗人这种称呼, 口气不屑一顾。”这是一名远在印尼打工的诗歌作者的 QQ 留言, 他说, 他不在乎这些话, 但是他们不能把对诗歌的认知强加给他。在他眼里, 诗歌既是一种文学艺术形式, 更寄托了对祖国、亲人的思念、诗传志、诗言情, 在国外的漫漫长夜, 诗歌是陪伴他的精神家园。

走出流水线的打工诗人

关于打工诗人这个称呼, 很多人表示有异议, 有人认为这是个低俗的称谓, 不足以配得上诗人的身份, 但也有人觉得无所谓什么

需要宽容, 就周小平现象来看, 所谓“追求自由”的喧嚣并不宽容。“我们都有幸生在这个伟大的时代, 我们都在目睹这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周小平《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 这话有什么错吗?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只有大家都想往好的愿景, 而且以实际行动支撑好的愿景, 国家、民族才会真正走上向好的道路。

关于周小平, 其作品我所读有限, 所以忍不住想问, 那些“口诛笔伐, 甚至恶言相加”的人是不是认真读过他的作品, 或者至少是部分作品呢? 客观说, 可能未必。看到某

艺术并不与时间同步

——重读贾大山的短篇小说

是需要一点花香的”。作者敏感感悟到, 买花人并不都懂得花, 理解花, 仍有种种龌龊和低俗, 在败坏花香四溢的空气。作品不但写出了姑娘花一样美好的心胸, 也映照出人心的移动, 世道的转换。

应该看到, 从《取经》到《梦庄记事》系列, 贾大山突破了原先较狭窄的观念束缚, 完成了创作上的一次飞跃和蜕变。这个系列的作品显得格调深沉, 韵味悠长, 不露声色, 于平易中显深刻, 于素朴中见浓度。它们大多是对往事的追忆, 也有写当前现实的, 给人的感觉是, 它们经过反复涵泳、体味和咀嚼, 是作家心灵中的财富。梦庄者, 结想为梦, 与心徘徊之意。这组作品与作家原先恪守的忠实的再现性已不同, 它具有再现中的表现, 写实中的写意特色。例如《花生》就深受好评。人们大多是从对极“左”路线批判和控诉的角度着眼的, 震撼于为一粒花生而死的小姑娘, 震撼于生命尊严不如一粒花生。其实, 小姑娘的父亲, 那个永远把小姑娘扛在肩上的生产队长也很值得注意。他一听到要动用花生, 就牙疼似的吸气, 反复强调要保证给国库上缴, 申明“吃肉不吃果, 吃果不吃油”。他最心爱的小姑娘偷吃花生, 被他猛击一掌, 花生卡在喉咙, 死了。试问, 这是个冷酷至极的人吗? 当然不是。这是一个极深刻的精神的悲剧。

《梦庄记事》中的那个“我”, 不再是单纯的故事叙述人, 而是与农民共思考、共反省的

国共交战关键时刻的大时代, 身处 1948 年的北平城, 这一年, 历史正在发生巨变, 天翻地覆慨而慷。

知名编剧史航说, 从《雍正王朝》、《大明王朝 1566》到《北平无战事》, 刘和平的视角越来越聚焦在大时代中的普通人, 普通人如何抉择、如何生存。今年 61 岁的刘和平, 选择用 7 年的时间打磨一部作品, 而不做高产编剧, 为此书准备了 3000 多万字的素材。改编过程中又遭遇了 7 次撤资。

据悉, 小说首印就达到 10 万套, 出版方更大胆预估, 这套书可能卖到百万套。新书预售期间, 每周就已有超过千本的预售量。此外, 该书已在台湾出版, 首印 1 万册后还在加印, 美国很多媒体也开始关注并报道本书。

全国网络歌手展演启动

本报讯 (记者黄哲雯) “金剑南杯首届全国网络歌手展演”启动仪式, 近日在京举行。

据介绍, 这一由音乐中国频道、中国大众音乐协会、中华全国文艺家协会主办的展演

当代中国画作品巴黎展出

本报讯 近日, “水墨中国梦——当代中国画作品展”, 在法国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开幕。展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荣宝斋、法国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共同主办。

中国美术家协会曾在 2009 年中法建交